

2001/16

# 东风吟

散文集



20655909

SBN 27 / 03

655909

## 东 风 吟

四川省乐山地区文教局  
《东风吟》编辑组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德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74千  
1977年6月第一版 197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118·87 定价 0.28元

## 目 录

- 最尊贵的客人.....赖正和 ( 1 )
- 金色的铁锤.....史 季 ( 12 )
- 绿色的故乡.....蜀 秀 ( 25 )
- 烽火闪闪.....冯庆川 ( 38 )
- 核桃熟了的时候.....朱启渝 ( 47 )
- 钢厂剪影.....史 季 ( 57 )
- 甜蜜的盐.....杨运瞭 ( 63 )
- 桥.....向 阳 ( 69 )
- 致一位女拖拉机手.....冯庆川 ( 76 )
- 难忘的盛会.....陶宗勤 ( 80 )
- 路.....赖正和 ( 88 )
- 水上三题.....覃 船 ( 97 )
- 林海杜鹃红.....林海黎 功 ( 104 )
- 钢乡行.....张仲炎 ( 114 )

编 后



## 最尊贵的客人

赖正和

在欢迎支援西藏的教师胜利归来的当天晚上，曾在西藏高原工作了两年多的向华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流传在藏族人民中间的故事，使我激动不已，连夜记了下来——

时针送走了昨天之后，又悄悄地指到了两点。拉巴草原上一座半新的帐篷里，老贫牧桑丁阿爸一家还偎在“雄鹰”牌收音机旁边，热泪盈眶地一遍又一遍地收听藏族人民的天

大喜讯：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派华国锋同志率领中央代表团，翻越冰山雪峰，飞抵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来了。这一喜讯象春风传遍西藏高原，象春雷响彻百万翻身农奴的心坎。阿爸那粗壮结实的双手深情地抚摸着“雄鹰”，就象抚摸着代表团同志们的肩头；小女儿珠玛把耳朵贴近“雄鹰”，就象聆听着代表团伯伯们的教诲；阿妈微微地颤动着嘴唇，但是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只是在心头不停地念叨：“金色的大鹰飞来了！”

当电台播完这则喜讯之后，阿爸带着几分埋怨的口气说：“扎罗这小子为什么还不回家来讲讲？”阿妈正要答话，阿爸倏地侧过头一听，惊喜地喊道：“回来啦！回来啦！我听见马蹄声啦！”他一边喊着一边爬起来跑出帐篷，阿妈和珠玛也紧紧地跟了出来。

帐篷外一片墨黑，万籁无声，天上的星星也好像休息去了，整个草原宁静极了。阿爸睁大眼睛，透过夜幕，在草原边远处搜寻到了一星豆粒大的火点，迎面飞来。

飞移着的火点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渐渐化作一骑一马。那马抖动红鬃，甩开四蹄，拉直尾巴，哒哒哒地奔驰而来。骑马的青年，狐皮帽子掖在脑后，紫红色的长袍被风吹得呼呼地飘了起来。他的右手举着松皮火炬，左手提着马缰，穿着长统皮靴的双脚紧紧夹住马肚，嘴里不断地喃喃念着：“马儿啊，你快快跑吧，让我把这份幸福尽快地带给阿爸阿妈！”他就是桑丁阿爸的儿子——拉萨地毯厂的青年工人扎

罗。这马也象真懂人话一样，抖抖红鬃，鼓足劲儿跑得更欢了。小溪，它扬蹄一跃而过；山丘，它耸身飞了上去。

转瞬间，扎罗飞近帐篷，阿爸他们呼喊扑了过去。扎罗翻身下马，胸脯一起一伏，口里直喘粗气，可仍然象连珠炮一样一口气喊道：“阿爸阿妈阿妹！毛主席派亲人看咱们翻身农奴来啦！”

阿爸虽然多次收听了广播，早已深信无疑，但还是故意问道：“真的？你看见了么？”

“看见了！我亲眼看见了！华团长还和我握了手呢！”扎罗兴奋地伸出右手，“看！就是握的这只手！”

阿爸激动得张开双臂猛地一合，一下子把儿子的右手捧到胸口上，剧烈的心跳使这只手微微颤动，滚烫的泪珠也簌簌地滴到上面。阿妈正要过来摸摸儿子这只幸福的手，天真的珠玛却抢先蹦过来，把扎罗的手拉到自己的脸庞上紧紧贴着：“阿哥！我要这只手！我要这只手！”

阿妈轻轻地拉过珠玛：“傻孩子！阿哥的手还要为革命织地毯！”珠玛还在嗯嗯地扭着身子撒娇。阿爸深沉地说道：“快帮阿哥拴马！进帐篷去，阿哥详详细细地讲给咱们听。”

珠玛高兴极了，一把拉过吐着白沫、喷着白气的红马，向槽上走去。

帐篷里老少四人围坐在熊熊的火塘旁边。扎罗激动地讲述着；珠玛把两只小手拱成桥形，撑着下巴，瞪着又大又圆的双眼，聚精会神地看着扎罗翻动的嘴唇，生怕听漏了一个

字；阿妈也停下一年到头难得停过的双手，专心专意地听着；只有阿爸一边听一边随心地擦着已经十分干净的玻璃灯，使帐篷里分外光明。

“我们工人听说中央代表团到拉萨了，高兴得活蹦乱跳，都加油添劲地甩开膀子干活，隆隆飞转的织机疾速地吐出绚丽的毡毯。全厂职工大干了还要大干，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新产品，用实际行动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华国锋同志。忽然，厂党委书记在机织车间的门口激昂地高呼：工人同志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华团长亲自看望大家来啦！这喊声象报春的惊雷，我们高兴得大吃一惊！大家惊喜，刚抬起头来，身材魁梧的华团长已经出现在车间门口了，他慈祥地微笑着向大家招手，整个车间显得格外明亮，无比温暖。顿时，工人们欢腾起来，奔过去紧紧地簇拥着他，热切地仰望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华团长伸出宽大的手掌和我们工人一个个亲切握手。握手时，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关切地注视着我们的脸，和蔼地询问我们的劳动和生活情况。我刚修过机器，手上沾满了油污，不想伸出去。但是，华团长早把我的右手握着使劲摇了摇，热情地问我，小伙子，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呀？我回答以后，华团长又笑着说：向你阿爸阿妈问好！”扎罗说到这里，重复了一句：“阿爸阿妈，华团长向你们问好呀！”

“向我们问好？”阿爸阿妈齐声喊了起来。“雪白的哈达不往粪层里送，金色的岩鹰不往牛粪屋里飞”。过去，当

了大半辈子农奴，谁想起过他们！今天，担任中央重要工作的首长居然向他们问好，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啊！

珠玛急了：“阿哥！你没有对华团长说家里还有我珠玛吗？”

“说了。我说你快长到齐我的胸口高了，草原的马儿长得快呀！”

珠玛得意地想了想：“嗯，我长大了要去见华团长！”

阿妈也急了：“扎罗！你就没有对华团长问好吗？”

“阿妈，没工夫啦！那时，泪水在我眼睛里直滚，浑身热呼呼的，只顾着跟大家直喊：‘毛主席次朗顿巴学’！华团长亚古都’！’姑娘们一边流泪一边笑，唱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跳起了在节日才跳的‘踢踏舞’。小伙子和老师傅们也都参加了进去，把华团长围在中心。象一股风样跳了好阵，接着，华团长参观了车间，他爱抚地摸着崭新的机器，俯身观看织成的地毯，摸摸它的厚薄，弹弹里边的羊毛，轻轻拂去上面的飞絮。他对我们藏族工人的劳动十分珍视啊！”

“可是华团长却说，我还要跟工人同志谈话呢，这是党交给我的工作！华团长向我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藏族人民的关怀，鼓励大家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工业学大庆’，为建设社会主义织出更多更新的产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一再嘱咐我们上班时一定要戴上防尘镜和口罩。”



阿爸感动地说：“华团长心里总是装着咱们翻身农奴呀！”

“华团长要走了，我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一步一步朝厂部大门走去。他几次回身劝我们留步，可是谁肯停下来呢？大家心里都这样想：‘跟着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多走半步也是幸福啊！’华团长向我们挥手告别了，我们又轻又慢地拍着手，依依不舍地望着他上了汽车。华团长走了老远，我们仍然站立在厂门口，望着他远去的方向，久久不肯离开。”

扎罗的话还在帐篷里荡着回音，珠玛就撅着嘴迫不及待地责备起来：“阿哥，你为什么不请华团长到我们家做客？”

阿妈也支持珠玛：“是啊，请他来，阿妈要亲手捧献鲜美的酥油茶。”

“华团长忙啊！他率领代表团一拢拉萨，就不顾旅途疲劳和高原反应，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昼夜为咱们藏族人民操心。最近，中央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还得赶回去主持呢！”

珠玛对扎罗的解释并不满足，张了张小嘴，正要说什么，阿爸连忙摆了摆手，慢慢摸出带在身上的钥匙，郑重地打开了那个由他直接掌管而又不轻易打开的精致的漆花木箱，庄严地从里边捧出一只长长的红绸裹着的雪白的银酒壶。小珠玛把鲜红的嘴唇闭得紧紧的。帐篷里显得十分肃穆，只有蹲在炉架上的酥油茶发出有规律地“普普”声。阿妈和扎罗眼不眨，目不转睛注视着这只银酒壶。是啊，难怪哩——银壶

上镂刻了桑丁家的冤仇，也记录着桑丁家的幸福啊……

桑丁阿爸的阿爸，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银匠，他替农奴主升了一辈子炉火，敲了一辈子铁砧，打了一辈子银壶，可是，青稞酒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这一年刚收罢青稞，连喇嘛庙的经楼都被风雪压塌了。丹巴家的庄员门外，平地积雪好几尺，把马尼堆覆盖得一趟平，把他家的大门都堵住了。这家伙却大发豪兴，要在家中摆酒作乐，大宴客人。银匠被轰出门外扫雪，冻得浑身哆嗦，上牙直打下牙。小丫头达吉尕怜悯银匠，悄悄从丹巴的银壶里倒了一碗酒给他喝。谁知丹巴发现了，一巴掌打掉酒碗，恶狠狠地骂道：“臭东西，你配喝银壶里的酒吗？”狗管家冲过来把银匠拉到拴马桩上捆起来，打了个半死。可怜的达吉尕，丹巴诬她通奸卖主，把她拴在马尾上，策鞭飞奔，活活拖死了！

银匠为了记下丹巴欠的这笔血债，决心自己打一只银壶。他节衣缩食，一个钱一个钱地攒呀攒呀！整整攒了三十年！终于，他带着一条条深深的鞭痕，背着一块块结痂的烙印，用自己三十年的心血打成了一只精巧的银壶，还含着愤怒的眼泪把达吉尕的事刻在上边，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农奴对农奴主的深仇大恨。

这时，丹巴死了，银匠也老了。可是丹巴的狗崽子杵巴，也是一只凶恶狠毒的豺狼，他听说老银匠打成了一只银壶，便带着管家、狗腿冲进屋去要抢。老银匠死命抱着银壶呼救。杵巴举起铁杖，卡嚓一声当头劈下，老银匠瘫倒在地，脑浆

迸裂，可两只仇恨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

民主改革开始了，苦难的农奴翻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工作队帮助桑丁从杵巴手里夺回银壶。桑丁用自己在分得的土地上种出的第一季青稞酿成美酒，装满银壶，密封贮存起来，盘算在一个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款待一位最尊贵的客人。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今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整整十个年头了。喜马拉雅山的太阳格外亮，雅鲁藏布江的流水格外响，桑丁阿爸帐篷前的格桑花也格外红，今年可是一个最有意义的年辰。桑丁阿爸期待的客人是谁呢？什么时候到来呢？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草原上的人们都猜不透啊！

这会儿，阿爸的眉头好象跳开了快乐的锅庄，激动得微微颤抖的双手，好容易才捧起银壶，对儿子说：“扎罗，你就对华团长说，喜马拉雅山的巍巍群峰是农奴们的仇和恨堆成的，雅鲁藏布江的滔滔流水是农奴们的血和泪汇成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农奴的翻身解放。毛主席派来的华团长，贴记翻身农奴的冷暖，关怀翻身农奴的成长，他最能代表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是咱们最尊贵的客人！请他接受我桑丁家的银壶美酒吧！”

阿爸话音刚落，阿妈就蓦地站起来恳切地说：“扎罗，‘民改’时候分的小牛犊，一茬接一茬，阿妈亲手养大了第三代奶牛，让我挤一桶鲜奶汁，你替阿妈给华团长送去吧！——珠玛！珠玛！我们挤奶去！”

可是珠玛没有回答。

珠玛早不在帐篷里了。当阿爸刚刚捧出银壶的时候，她就悄悄溜出帐篷，点燃火炬，牵过一匹小马驹，翻身骑上，向紧挨草原的嘎拉雪山奔去了！

“这孩子黑更半夜的溜出去干什么？”阿妈埋怨着。

阿爸定神听了听，雪山那边依稀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心里全明白了：“她会回来的！”

“野地里有狼！”阿妈还是不放心。

“草原上生、雪山下长的孩子，狼伤害不了！”

扎罗替阿妈撑着火炬。阿妈用清水把奶牛的乳头洗净之后，灵巧的双手自如地挤压着奶子，一股股洁白的乳汁好象山泉一样地注入了奶桶。阿爸拿出一个牛皮筒，把鲜奶倒在筒里，再用牛皮盖子紧紧地扣起来。

拂晓，阿爸又听见马蹄声了：“是珠玛！珠玛回来了！”

三个人走出帐篷，只见珠玛擎着怒放的金黄色的雪莲，飞马而来。啊，雪莲！最能代表藏族人民心愿的就是那圣洁的雪莲吧！

珠玛还在百米之外就高声喊道：“阿爸！你们快看！华团长到咱们草原来了！”

大家举首向东方眺望。

红日冉冉升起，金辉洒满草原。漫天五光十色的朝霞就象是挂在天上的彩绸。阳光穿透轻纱似的晨雾，好似金翅鸟在曙光中飞翔。绽开的格桑花铺满宽阔平坦的草原，把草原变

成了五彩斑斓的海洋。草原啊，为什么今天装点得如此娇美多姿？

啊，是因为藏族人民昼思夜盼的尊贵客人在百忙中亲临草原！

敬爱的华团长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在盛开的鲜花丛中挥动巨手，迈着平稳矫健的步子，向百万翻身农奴走来了！

“华团长这么忙，他会真的来咱们草原吗？”阿妈揉了揉眼睛说。

“嗨！他惦记着咱们呀！快，快，快去迎接亲人！”阿爸喊着跑进帐篷捧起银壶，他觉得洁白的银壶还不够干净，慌忙揭下头上的皮帽子，用那柔软的狐毛飞快地掸擦起来。阿妈匆匆拉过珠玛，给她换上新彩裙……

扎罗着急了：“赶快吧！华团长都快找咱们家了！”

在扎罗的催促声中，桑丁阿爸捧着银壶美酒，一阵风似地向华团长奔去，包裹银壶的红绸在身后飘拂，好象年轻人跳起了欢乐的彩绸舞。

阿妈连忙抱起灌满鲜奶的皮筒，一阵风似地向华团长奔去，颈上的银链有节奏地撞击着皮筒，发出咚咚的声音，象是敲响了迎接亲人的手鼓。

扎罗和珠玛举着用鲜艳的红领巾束住的雪莲，一阵风似地向华团长奔去，雪莲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辉，红领巾在晨风中飞舞，这不就是献给亲人的鲜红炽热的心吗？

霎时，他们的左右，他们的身后，成千上万的翻身农奴

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各种珍贵的礼物涌来了。姑娘们甩动万只水袖，似银河卷起浪涛；老牧民高举千条哈达，象雪山移动峰峦。“毛主席次朗顿巴学”，“华团长亚古都”的欢呼声盖过了草原！震撼着万里晴空。

草原象涨潮的大海一样沸腾了！人们狂欢、跳跃，象潮水一样向华团长涌去……



---

\* “次朗顿巴学”即万岁。

\* “亚古都”是好的意思。



## 金色的铁锤

史 季

铁锤，是平凡的。

可是，那可当可当的锤声，曾经谱写了多少辉煌的历史篇章呵！

在绣着金色铁锤、镰刀的鲜红党旗的指引下，铁锤，锻打过秋收起义的梭标、大刀，打造过围垦南泥湾的镢头、镰刀，敲凿过使日寇魂飞魄散的石雷，也修理过“运输大队长”

蒋介石送来的枪炮……

随着这叮当叮当的锤声，大庆工人竖起了第一个井架，打出了第一口油井；随着这叮当叮当的锤声，大寨贫下中农开发了第一条山沟，垒起了第一层梯田。从东海之滨到黄土高原，从长城内外到江南水乡，随着这叮当叮当的锤声，又建起了多少新的电站？又立起了多少新的厂房？又修成了多少新的水库？又开发了多少新的矿藏……

铁锤，是砸碎旧世界的钢铁战士，又是创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

就拿我们那规模宏伟的工厂来说吧。当你仰视着一幢幢高大的厂房、车间聚成的“群峰”，面对着一排排魁伟的机器、管道汇成的“巨龙”，耳旁轰鸣着鼓风机、马达、汽锤组成的交响乐的时候，有谁能想到，我们厂在解放初期竟是靠着几把小铁锤起家的呢？！

然而，我这里要告诉你的，是另一把小铁锤的故事。

这是一把普通的平头扁尾、棱角分明的铁锤，朴实无华的白木手柄上，镌刻着八个嵌红小字：“继续革命，永不生锈！”一条红绸带在手柄上端绾成一个三扣的同心结，宛如一团炽燃的火焰。

呵！每当我想起这把普通而又寓有深意的小铁锤，总忍不住要打开珍藏的影集，随着映入眼帘的一幅幅照片，时代的涓流淌过我的心田，斗争的风云振动我回忆的羽翼，那记忆犹新的一幕幕，就会在我眼前重现……



工厂新党委成立前夕，我们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聚集在灯下，悄悄讨论着一个特殊的主题——究竟给我们的新党委成员赠送一件什么样的“贺礼”？大伙七嘴八舌，没个头绪。

“嘿，开什么‘秘密’会议？”门开了，裹着春夜的料峭寒气，走进了我们的老书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红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他焕发了青春的光彩，精神矍铄的脸上绽开着饱含笑意的皱纹。

可是，谁也不吭气。还是我们的组长、老锻工高师傅沉不住气，向老书记泄露了我们的“机密”。

“哈哈！……”老书记爽朗地笑了，“‘贺礼’？我看，还是给新党委成员多加点‘汽油’，多送点‘武器’吧，让咱们开足马力，大干社会主义！”

“‘武器’？”老书记走了，可是，他的话语却久久迴响在我耳畔，叩击着我的心扉。大伙都在冥思苦索。高师傅用手指轻叩着桌面，这是一双握了近五十年锤把、硬得象钢一样的手。忽然，我心中一动：“工人的‘武器’……”

“咳，送一把小铁锤，怎么样？”高师傅突然兴奋地问。

“铁锤？”我情不自禁喊起来了，“好，好！送一把闪闪发光、永不生锈的小铁锤！”

大伙对高师傅的建议报以热烈的掌声。于是，大家一窝蜂涌到车间，找材料，生炉子，锯、锻、削、磨、刻、剪、扎……